

失踪表演

VANISHING ACT

非外借

棉棉 著
MIAN MIAN

北京三联书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失踪 表演

VANISHING ACT

棉棉 著

MIAN MIA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失踪表演 / 棉棉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702-0856-2

I. ①失… II. ①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1223 号

策划编辑: 王苏辛

责任编辑: 程华清 梁碧莹

责任校对: 毛 娟

封面设计: 好谢翔工作室

责任印制: 邱 莉 杨 帆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4 页

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90 千字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VANISHING ACT

MIAN MIAN

Contents

目 录

你的疾病 / 001

一线 / 010

消失表演 / 056

附录：一些未被使用的材料（节选）/ 158

这样的写作令现实更像梦幻，所有的戏剧依次出现 / 209

仿佛一个世纪又过去了，而我们的世界真的改变了吗？ / 236

Chapter One

你的疾病

坐标 X X X , X X X , 一栋建于三十年代的欧式建筑就像是在海上, 可以想象顶层露台上正在聊天的人们像是在一座塔的顶端, 塔甚至正慢慢移向海的中央, 而周围的一切似正被虚构的海水渐渐淹没。

一对男女的谈话声音, 像是从录音机里播放出来的, 周围有音乐——海顿的钢琴曲, 像是被略微放慢了速度。

女士的名字叫红, 是一位作家。男士姓名不详, 是一位会说中文的外籍男士, 有法语口音。他们的嗓音带

故事感，沙沙的，有时说英语，有时说中文，有时中英文混在一起。

红：他的名字叫微博，那他的国籍呢？英国吗？

外籍男士：他是个中国人，叫微博。

外籍男士：他就叫微博，然后他是从一个很“精神性”的关系来认识你的。

红：但是我怎么描述我的“神经过敏”呢？他不再接我的电话了。

外籍男士：他不再接你的电话，可是他每天给你发“信号”。

红：他怎么跟我传送“信号”啊？

外籍男士：他录音，自己放在微博上。

红：不，我不可以提到微博，如果我写到微博，读

者会认出来是他。

外籍男士：不，他就叫微博。他自己每天录音。

红：放在哪儿了？

外籍男士：放在他自己的微博。所有他的微博叫微博微博。

红：但是我不想我的读者认出他是谁。

外籍男士：不会的。

红：如果我说他是来自一个很精神性的背景……

外籍男士：不，你不那么写，你就叫他微博。

外籍男士：他叫微博，他的微博叫微博微博。

红：快点去注册一个微博微博，现在就注册。我们现在就注册。

外籍男士：第二个“人物”，是在欧洲，是一位仁波切，在欧洲认识的。在苏黎世麦克家认识的。

红：你听我说，我跟一位仁波切，在瑞士的山里，然后我经常溜出去，在白雪茫茫的山脉之间去会见一位叫微博微博的人。这个跟我有着“精神性”的关系的微博微博的人，有一些我不理解的事情，我想跟我的仁波切说，但是到书的结束，都没有说出来。

外籍男士：你看这样怎么样——第一章节，你描述一下微博微博的生活肖像。第二章节，一开始有很高的山，一位仁波切看着连绵起伏的山丘，在瑞士。一位仁波切在瑞士，像他在藏地一样的。然后一页两页三页，你可以放很“精神性”的东西。

外籍男士：然后呢，你放一点漫画在里面。戏剧性的。写仁波切在山上接你的电话，你们之间的对话。然后你

再写两三页，念《金刚经》，看风景什么的。

外籍男士：微博微博。你可以一边写他（微博微博）的黑暗的一面，一边写类似《美国精神病人》的那种感觉。

红（沉默了一会儿）：你一直在说那部电影有意思——希区柯克的《疑虑》，你记得那部电影的那个结尾吗？我现在更明白那部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了。当一个可能在精神方面或者“目的”方面有问题的人在你面前时，你孤独一人，这个时刻，我孤独一人。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在那种时刻）没有人可以真的帮到你去判断到底是谁疯了。

外籍男士：当然。

红：那是可怕的部分。

外籍男士：一切都是关于过度使用权力的。那是为什么他们有时也会跟死亡或迷醉的性行为有关——那些

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红：你觉得他们是病态的？

外籍男士：不，他们是人。他们不是病态的，他们只是人而已，很多人是那样的。

红：病态的，或是黑暗的？

外籍男士：他们迷失了，灵魂和身体不再有链接，还有思想，没有链接，你知道链接就是一种控制。

外籍男士：那是你的疾病——你总是能找到这样的人。

红：他是一个朋友。

外籍男士：有些人觉得弯的东西能被他们拧正。

红：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外籍男士：弯的，他们觉得能把弯的拧直。

红：谁想把谁拧直？

外籍男士：你总是遇到这样的人，因为你是那么的……

外籍男士：有时候你明白这个。

红：明白什么啊？

外籍男士：这个如何让弯的变成直的。

红：我甚至想到了那种精神性的 SM。这种捉迷藏的关系显得毫无必要，除非是有一个那样的渴望。

外籍男士：不，不是 SM。

外籍男士：因为你的生活就像那样，在药物滥用之后，在医院之后，你变得对那样的事情越来越强大，而且你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些人他们相信这样的事情。

红：我还是没有明白，怎样的事情？所以，你觉得

这些人，在我面前消失又出现，他们对此感觉自在？

外籍男士：我认为，那样的人觉得做那样的事情很自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很多力量。

红：从我这儿？

外籍男士：是的，很多的自信。

红：因为我爱他们。

外籍男士：因为你爱所有的人。所以他们可以相信一些不正常的事情，他们在那样的事情上得到力量，你明白吗？

红：不。

外籍男士：好吧，让我再试着解释一下，我想说的是，有一些人，你总能在你的生活中找到那些人，因为你爱每一个人。这不常有。你有一颗很有爱的心，你对

此感觉很舒服，你的力量来自那里，你的力量是你的能量。

很多人他们只有能量，他们谁也不爱，但是他们有爱的想法，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修补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用他们病态的方法来修补这样的事情。他们有那种有力量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改变世界。大卫就是那样的，你知道。

外籍男士：他们有黑暗的一面。

Chapter Two

一线

—

1

兔比刚搬到艺术之家时，我说想跟他在上海徒步，并且每天写下徒步笔记。我假设这笔记是关于我们在徒步中变化着的内心世界的。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对一切计划都容易因突然降临的虚无感而放弃。第一次制定“徒步计划”，我们决定从我们住的艺术之家（襄阳南路）走到泰康路，坐出租车也就一个起步费。我们计划走到泰康路之后在泰康路喝一杯咖啡。显然兔比对“在泰康路喝一杯”这想法很喜欢。

“艺术之家”是外滩十八号老板的房产，在襄阳南路一栋建于二十年代的老房子里。起初，除了我和保姆们，兔比也住了几个星期，然后来了两只猫，一只走了一只留了下来，留下的那只叫 Mimi Kate Moss Wang（咪咪凯特摩丝王），她是雪白带点儿黑的小女孩，鼻子上有胎记，行动起来悄无声息、毫无预兆，并且具有完美的精确性。